

蘇東坡詩集

懷舊十八  
仙釋十九

特別
Λ18
37
14





和  
門 37  
號 14  
卷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

懷舊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源。廬阜西南麓。何人修水上。續修水在南康軍建昌縣種

此一雙玉。天公雙玉以言公擇昆仲神仙傳陽伯翁有仙人以白石數斗與之令種云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思

之不可見。破宅餘修竹。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

次公元稹詩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以束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

向我鳴。野人留我宿。裴回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遙

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

子仁韋蘇州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劉共父唐房千里竹室記云環堵所棲率用竹以結其四角植者為柱榻撐者為椽桷臥聽

鄰寺鐘。書窗有殘燭。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第二首

岐陽九月天微雪次公岐陽即鳳翔府也已作蕭條歲莫心短

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次公杜詩廣文先生官獨冷師公為鳳翔僉判

太守陳公弼命公兼府學教授故用冷官事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

簪次公杜詩白髮不勝簪近買貂裘堪出塞次公貂裘蘇季子之裘也見史記忽思乘

傳問西琛次公乘傳所以為使也琛寶也詩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

江上同舟詩滿篋鄭西分馬涕垂膺未成報國慙

書劍次公昔鄭生攻書學劍兩不成豈不懷歸畏友朋續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又左傳引逸詩曰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遙知

讀易東窗下車馬敲門定不應

大雪青州道上有懷東武園亭寄交代孔

周翰

超然臺上雪城郭山川兩奇絕次公超然臺在使園之北先生有記云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

舊矣稍葺而新之海風吹動碧琉璃時見三山白銀闕續三神山在海中其物禽

獸盡白而黃金白銀為宮闕蓋公堂前雪綠窗朱戶相明滅次公蓋公堂在公宇中先生有

記云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蔽陋達其蔽塞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師曹參為齊丞相蓋公言治道貴清淨參避正堂舍蓋公今密州

公宇有堂中美人雪爭妍粲然一笑玉齒頰續郭璞遊仙詩靈妃

顧我笑粲然啓玉齒就中山堂雪更奇堯卿山堂亦東武堂名也青松怪石亂

瓊絲先之禹貢青州厥貢鉛松怪石惟有使君遊不歸五更上馬愁斂

眉君不見淮西李常侍夜入蔡州縛取吳元濟厚唐

李愬以散騎常侍為唐鄧節度使罷蔡賊吳元濟至懸瓠城夜半雪甚賊晏然無一人知之者遂克蔡州而擒元濟又不見襄

陽孟浩然長安道上騎驢吟雪詩續或問鄭蔡詩思對曰詩思在灞橋雪中驢子

上堯卿浩然有長安道中雪詩

何當閉戶飲美酒無人毀譽河東守

援

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有以窺陛下也

去杭州十五年復遊西湖用歐陽察判韻

鎮叔案先生文集及年譜以熙寧四年辛亥除通判杭州以十一月到任至七年甲寅秋移守密州至元祐四年己巳知杭州自甲寅至己巳日十五年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

堯卿南屏寺也俾西湖南屏山與教

寺池有鯽魚十餘尾皆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餌為戲子仁案先生詩話云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喻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今所謂重來拊檻者即此也還從

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

堯卿公遊壽星院入門便悟嘗有詩云前生我已到

杭州又晉羊祜自省前生李氏之子唐房瑄悟前生為永禪師張文定公方平為陳州日遊琅邪山至藏院云前生寫楞伽經未終願再成之皆異

也人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寞

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續高適為封丘尉日有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適

後官至常侍而亡故云高常侍

故周茂叔先生濂谿

谿在廬山下浦卿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改名敦頤春

陵人也事見魯直濂谿詩序用中廬山記由江之南出德化門五里至延壽過院五里至石塘橋濂谿周郎中之隱居周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仕宦有才略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

續音張華裴頠之被誅也王倫

孫秀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兄弟輕我邪愛及屋上烏

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老杜詩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正用此事坐令

此谿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

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

援謂伯夷也義不食周粟餓死西山楊子云西山之餓夫遂即世

所知以為谿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

與造化

者為徒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

應同柳州柳

續子厚為柳州刺史其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江邊

聊使愚

谿愚

厚案子厚愚谿對其略曰柳子名愚谿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子為愚邪有其實者名因從之子固若是邪柳子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道是名邪

壬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懷

子由

花門酒美盍不歸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望鄉心與雁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正違不問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昨見韓丞相言王定國今日玉堂獨坐有

懷其人

晝臥玉堂上微風舉輕紈銅餅下碧井百尺鳴飛

瀾俛仰清夢餘愛此一菊寒似予平生友苦語涼

肺肝

續史記商鞅云甘言疾也苦言藥也

秀眉玉兩頰矯矯如翔鸞置之

江淮交清詩洗江湍紅鱗對白酒信美非所安

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銷憂

丞相功業成還家酒杯寬人間有

此客

厚晉書謝安見桓温温喜言平生談笑竟日安既出温顧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折簡呼不難

史司馬宣王討王凌凌面縛水次遙謂宣王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敢不至而乃引軍來邪王曰以君非折簡客故耳相將扣東

閣

援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起舞盡餘歡

林子中以詩寄文與可及余與可既歿追

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

次公詩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欲

其少須臾奪去唯恐後誰云尸此職次公詩誰其尸之無乃亦

假守賦才有鉅細無異斛與斗胡不安其分但聽

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栖車長

載朱伯厚續後漢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匡兄常侍超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

厚平生無一旅既死咤萬口次公五百人為旅左傳有眾一旅言生雖寡徒而死則共惜也自

聞與可亡曾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

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

友伶俜嵇紹孤厚晉山濤傳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子仁杜詩瘦男獨伶

老病孟光偶續後漢梁鴻妻孟光字德曜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

帚續魏文帝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君詩與楚詞識者當有取子仁先生祭與可文

但知愛墨竹此歎吾已久次公先生嘗作與可墨竹

贊云有好其德如好其書者乎亦如此意也 故人多厚祿任杜詩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穉子色淒涼能復

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飢寒自奔走

和子由澠池懷舊彥忠案前漢弘農郡澠池縣注景帝中二年初徙萬家為縣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蹋雪泥泥上偶然留

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塚壞壁無

由見舊題次公此兩句緣子由首篇序云昔與子瞻同侍編禮皆宿縣中寺舍題其老僧奉聞之壁而詩云舊宿僧房壁共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往日死馬於二

故先生和之云爾 陵騎驢至澠池厚賈誼平屈原賦騰駕罷牛驂蹇驢兮杜詩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礮谿宿號二

十五日自號渡渭宿於僧舍曾閣閣故曾

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薦

留名有懷其人

堯卿薦字賓與皇祐三年鄭獬榜及第臨邛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敲枕無人夢自驚。

次公煙花錄載陳後主詩云午醉醒

來晚無人夢自驚

深谷流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故人

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看姓名。欲向礧谿問姜叟。

次公姜叟太公也呂望本姜姓題所謂礧礧谿也

僕夫屢報斗標傾。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亭望吳興諸山懷

孫莘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

窮。問謀知秦過。

餘艘始皇所舍舟也。續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塘臨浙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即今餘杭也。以其舍舟於此故名。援賈誼作過秦論指秦之過失也。

看山識禹功。

西北有舟枕山堯時洪水繫舟山上。援趙孟觀於洛白美哉禹功明。

德遠矣

稻涼初吠蛤。柳老半書蟲。

厚漢史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荷

背風翻白蓮。顛雨退紅追。遊慰遲莫覓。句傲兒童

北望苕谿轉。遙憐震澤通。

續若水出天目山北入太湖乃古震澤也

烹魚得

尺素

厚古樂府詞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好在紫顛翁

次公張遼以紫顛將

軍目孫權今莘老多顛又姓孫故用此事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百巧。一更相過三

更歸古柏陰中看參昴。

次公詩有維參及昴

去年舉君首。宿盤

夜傾閩酒赤如丹。

安國韻語陽秋云酒有以紅為貴者李賀詩云小槽酒滴真珠紅是也今閩廣間所釀酒謂之

紅酒其色殆類胭脂

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知范叔寒。

援須賈謂范睢

曰范叔一寒至此乎乃與之綈袍

典衣自種一頃豆

任楊惲詩田彼南山蕪穠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

那知積雪生科斗。歸來四壁艸蟲鳴。不如王江長

飲酒 王江陳州道人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直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

點服。泮宮初采魯侯芹。續詩泮水頌僖公曰薄采其芹休驚歲歲年年

貌。續劉希夷詩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且對朝朝莫莫人。援宋玉神女賦朝為行云莫為

行雨朝朝莫莫。細雨晴時一百六。續荆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即在清明前二日亦有云去冬至一百六日養源韻語陽秋曰自冬至一百有五至寒食或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炁至寒食止一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畫船鼉鼓莫違民。

艸長江南鶯亂飛。續南史丘希範書莫春三月江南艸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年來事事

與心違。胡嵇康幽憤詩云事與願違迨茲淹留高僧雅鳳詩云多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

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尊前點檢幾

人非。厚白居易詩尊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

籠放雪衣。杭人多以放鴿為太守壽堯卿唐譚賓錄曰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通曉言詞上及貴妃呼為雪衣女此呼鴿為雪衣借用故事也

浮玉山頭日日風。即金山也若拙劉夢得詩云山頭日日風和雨湧金門外已春

融。洪父案杭州圖經云湧金門外錢塘縣去縣三里半二年魚鳥渾相識。次公退之詩朝遊孤嶼南莫遊

眉倒暈。堯卿當時新翻眉樣謂倒暈在橫雲却月遠山峨眉之外先生嘗有詩云倒暈眉連秀嶺浮蓋謂此也未應

泣別臉消紅。堯卿白樂天王昭君詩云滿面胡沙滿鬢風眉消殘黛臉消紅何人織得相思

字。續竇滔妻蘇氏織錦為回文詩以寄滔寄與江邊北向鴻。續蘇武留匈奴不得歸使者謂單于曰天

子射上林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之中單于驚遂歸武又月令季冬之月雁北向

國豔夭嬈酒半酣。厚李正封詩國色朝酣酒去年同賞寄僧擔。但

蘇東坡詩集卷下

文蔚堂

七

元註



知撲撲晴香軟誰見森森曉態嚴穀雨共驚無幾日蜜蠶未許輒先甜次公古有逢蠶詩云不知辛苦為誰甜應須火急回征權一片辭枝可得黏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谿頭米勝珠次公惠山泉陽羨米皆常州事賣

劔買牛吾欲老殺雞為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

蓋縮陶潛詩心遠地自偏次公于公曰可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也俗儉真堪著腐儒縮漢高祖嫚罵

酈食其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厚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經營身計

一生迂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弟二

首

西來煙陳塞空虛灑徧秋田雨不如厚白樂天捕蝗詩始自兩河及三輔薦食

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

訴烏銜肉厚黃霸為潁川太守欲有所伺察擇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詣府言事者適見之道吏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傍乃為烏所盜肉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有毫釐不敢有所隱憶弟難

憑犬寄書縮晉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既而寄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自笑迂疎皆此類區區猶

欲理蝗餘作聲乃為書以竹筒盛之繫其頸上犬尋舊路南走至家得報還洛

霜風漸欲作重陽熠熠谿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

犖确次公韓退之詩山石犖确行徑微尚能邨醉舞淋浪次公退之詩淋浪身上衣獨眠

牀上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此逝

子來何處問行藏

續後漢周燮傳馮良年三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犍為從姜撫學妻子求索蹤迹斷絕見艸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年許乃還鄉里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  
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

十朋案子由詩序云轍幼從子

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韋蘇州詩有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官留詩與轍曰夜雨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留滯於睢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作二小詩詩云逍遙堂後下尋木常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

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

續後漢黨錮傳夏馥以黨魁亡命隱匿名姓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

瘁弟靜遇之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

但令朱雀長金花

厚陰真君歌北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乙成丹砂兩情合養歸一體朱雀調運生金花此

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

嗟

援後漢方術傳蒯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今已近五百歲矣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次公前卷

有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詩一首而今又有此詩則女王城詩者四年也出郭尋春詩者五年也故今詩為六年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邨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

五百十四  
多釣石温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次公

記聚窟洲有返魂香香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即活也

岐亭五首 并序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  
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慥季常也  
為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復往見之季常使  
人勞余於中塗余久不殺恐季常之為余殺也則  
以前韻作詩為殺戒以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  
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  
往必作詩必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  
而季常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量

移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至  
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為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艸木暗近舍煙火  
溼下有隱君子嘯歌方自得續史記晏子傳云意氣揚揚甚自得知我犯

寒來呼酒意頗急拊掌動鄰里繞邨捉鵝鴨房櫓  
鏘器聲次公曹操過呂伯奢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已遂夜殺之蔬果照巾冪久聞萋萋

美初見新芽赤洗殘酌鵝黃厚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磨刀削

熊白次公木蘭歌磨刀霍霍向豬羊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  
向闌唧唧銅餅泣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我當

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朝來坐菴中唯見峰巒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

涇次公莊子魚剗腸彼交病次公莊子龜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避剗腸之患過分我

何得相逢未寒温次公晉書王獻之與諸兄見謝安但寒温而已相勸此最急不

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見蜜酒歌又一道注次公據盧氏雜說是鄭餘慶而先生指為盧懷慎豈懷

慎事同此而別有出處邪舊注知引盧氏雜說却便改懷慎以證先生之句則甚誤矣坐客皆忍笑髡然

發其冪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載烝豚中

有人乳白續晉王濟字武子武帝常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烝豚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烝之帝色甚不平食

未畢而去濟死年四十六歲盧公信寒陋衰髮得滿幘次公衰髮滿幘言其壽也而新舊唐

史並不見其死之年歲惟鄭餘慶則云死年七十六也武子雖豪華未死神已泣次公抱朴子庭經長生至慎房中

急何謂死作令神泣先生萬金辟護此一蟻缺次公抱朴子損無價一年如一夢百歲真過客傳李太白桃李園序云天地

之過客又擬古詩云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次公嚴謂杜集

嚴武詩數篇

杜甫杜詩集載

君家逢蠅作窠歲歲添漆汁次公物類相感志云逢蠅窠極大者圍一二尺其綴不過小索許大云是

十姑樹汁猶漆類故綴牢耳我身牛穿鼻次公莊子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卷舌聊

自涇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任退之詩上去無得得下來亦悠悠愛君

似劇孟叩門知緩急援表盡傳洛陽劇孟嘗過盡盡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盡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

之盡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亡為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

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次公綠頭鴨曲名行

當隔簾見花霧輕冪冪為我取黃封親坼官泥赤

仍須煩素手自點葉家白次公葉家白建谿茶名賈案北苑拾遺錄云北苑之地以谿東葉布為

首稱葉應言次之葉國又次之凡隸籍者一千餘戶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幘閉門

弄添丁次公添丁盧仝之子也全集有示添丁詩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

補將帥鼓披圖見八陳

秦諸葛亮作八陳圖厚獨孤及作風后八陳圖記其要云夫八宮之位正則數

不愆神不惑故入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雨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索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肯出必使陷堅陳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

散更主客

師用兵者有客主之意

不須親戎行坐論教君集

唐太宗

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秦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酸酒如齏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

溼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壓茅柴

續南方有茅柴酒次

公茅柴乃邨落所釀薄酒也任黃州人造私酒俗謂之壓茅柴也

禁網日夜急

續酒禁嚴也

西鄰推

甕盎

續趙廣漢為京兆尹直入博陸侯霍禹第索私釀推破壚罌次公退之詩詠水曰喧聒鳴甕盎

醉倒豬與

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幕何從得此酒冷面妒

君赤定應好事人

次公揚雄傳贊時有好事者載酒般從雄游學

千石供李白為

君三日醉蓬髮不暇憤夜深欲逾垣臥想春甕泣

春甕泣以言酒熟而泣泣然也兩句之意暗使畢卓傳比舍郎酒熟夜至其甕間盜取也

君奴亦笑我鬢齒

行禿跛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

次公惡客字即公孫弘云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見西京雜記

人生幾兩屐

援阮孚好蠟屐謂人生能著幾兩屐

莫厭頻來集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瀝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

溼不知我與君交游竟何得心法幸相語頭然未

為急

續梵網經序當求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願為穿雲鵲莫作將雛

鴨

次公樂府有鳳將雛五行志有雞將雛

我行及朱夏煮酒映疎幕故鄉將

何許西望千山赤茲遊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

寧復再起舞花隨憤行將出苦語

續史記甘言疾也苦言藥也

不用

兒女泣吾非故多矣君豈無一跛各念別時言閉

戶謝衆客空堂淨埽地虛白道所集厚莊子虛室生白又云唯道集虛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子仁王荆

公詩云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迹都迷先生見此兩絕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後魯直亦和四首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劔外何

人送我池南次公先生蜀人自京師言蜀則為劔外矣杜詩州木變衰行劔外池南蓋歸蜀之路

但有尊中若下續湖州長興縣有箬谿南岸曰上若北曰下若是也入取下若水釀酒極美勝於雲陽俗稱下若酒次公吳興統記云茗谿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子仁初學記載鄒陽酒賦云其品類則沙洛涿鄗烏鄉若下敬夫山謙之吳興記云上若下若邨並出美酒

何須墓上征西厚魏武記注公言為典軍校尉意遂更為國家討賊立功欲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聞道烏衣巷口援烏衣巷在金陵晉王謝所居也而今煙艸萋

迷次公荆公居金陵是時已薨故云耳

### 武昌西山并序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為武昌令常遊寒谿西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谿山間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尊銘刻之巖石因為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使刻之銘側

春江綠漲蒲萄醅厚東漢四夷列傳粟弋國屬康居出蒲萄其上水美故蒲萄酒時有名焉李白襄陽歌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撥醅武昌官柳知誰栽次公晉陶侃傳侃鎮武昌嘗課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

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

同遊困臥九曲嶺寒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

何許但見落日低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亭在武昌

先生嘗云子胥渡江處也蒼厓半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安在漢谿在江州西

南九十里言浪無可拘限著浪說十一篇為一卷其在樊上鄰家皆是漁者少者長者戲叟曰聾叟又以其漫浪於人間謂其可稱漫叟次公浪翁指言元結也本集自釋云天下兵起逃入猗石臼杯飲無尊壘次公

玕洞始自稱猗玕子將家漢濱乃自稱浪士云元結居樊上有窪尊自為銘并序曰郎亭西乳有一石西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為亭石有穴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孟士源愛之命為杯尊杯字音薄侯切為士源作杯尊銘曰時俗獍狡日益偽薄誰能杯飲其守淳樸舊注引元結家尊詩全篇乃是道州家尊詩矣非是爾來古

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好事除艸棘常

恐野火燒蒼苔補退之石鼓歌雨林日炙野火燎當時相望不可見玉

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同夜直臥看檮燭高花

摧師唐宣宗以金蓮燭送令狐綯歸翰林院蓋檮燭而以金蓮花承之江邊曉夢忽驚斷銅環

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厚孔稚圭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

曉猿江湖水生鴻雁來續杜詩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請公作詩寄父

老往和萬壑松風哀任先生此篇元祐五年在京師作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醅胃中黎棗初未栽丹砂未易埽

白髮厚杜詩埽除白髮黃精在赤松却欲參黃梅援赤松子古仙人也黃梅謂五祖弘忍大師也

寒谿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次公廬山慧遠大師與謝靈運等十

八人結為白蓮社今寒谿豈實有此遺迹邪

當時石泉照金像神光夜發如五

臺續先生有菩薩泉銘云陶侃為廣州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使迹之得金像初送武昌寒谿寺其後慧遠禪師迎像於廬山唐會昌中

毀天下寺有二僧藏像錦繡谷比佛教興復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發見如峨眉五臺山所見今寒谿西數百步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豈昔金像之所在乎師五飲泉鑒面得真意坐視萬物

臺山在河東太原郡境內也

文蔚堂

皆浮埃欲收莫景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厚離堆山名在蜀之永康軍史記李冰為蜀太守鑿離堆以除沫水之患

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

傾空壘次公江淹夢以五色筆還郭璞文章頓減當時有才盡之歎諸公渠渠若夏屋次公孟

詩於我乎夏屋渠渠一日不讀書心荒如廢井又易井渫不食吞吐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次公孟浩然詩

汲新除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

峰摧石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韋應物詩云水性本

兩相激雷轉空山驚云靜石中故無聲如何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

來願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湔餘哀次公禪有南宗北宗湔洗屈原

賈誼之哀一勺水出禮記

見子由與孔常父倡和詩輒次其韻余昔

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

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

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續魯人謂孔子為吾東家丘也門戶照千古師魯縣闕里孔子所居又有五父之衢

文章固應耳須鬣餘似處雖非蒙俱狀厚荀子云仲尼狀面

如蒙俱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音欺援孔子歷聘諸國所干者七十二君誦書

口瀾翻次公退之詩挈攜陬維口瀾翻布穀雜杜宇任後漢馮衍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次公布穀杜

宇一鳥名皆鳴聲不停之禽十年困奔走櫛沐飽風雨厚莊言禹云沐甚兩櫛疾風吾

道其非邪野處豈兕虎援史記孔子圍於陳蔡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邪吾何為於此也灞陵閒老將柏直口尚乳厚漢書魏王豹反漢王問魏將誰也對曰柏直

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自君兄弟還鼎立知有補次公此言三孔之在館閣也黃魯直



亦云二蘇正連蘇東坡言集注卷九蓬山者舊散後漢學者謂東觀為故事誰刪

去來迎馮翊傳厚西漢蕭望之薛宣出餞會稽組援西漢朱

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入室中守邸與其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驚列中庭拜謁有頃長安廐吏乘馬來吾猶及前輩詩酒盛冊府次公三館皆謂之冊府以

東辟圖書願君唱此物揚解斯杜舉續禮記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

調侍鼓鐘杜黃入寢酌以飲曠與調且自飲其辭云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黃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於壁今二十餘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瀟然三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巧所致

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

前詩

除日當早歸續東方朔伏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次公晉楊濟曰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執

筆對之泣續後漢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獄囚當哀此繫中囚

小人營餼糧隨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因循失歸

休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縱遣次公後漢

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師晉史曹攄調臨淄令有死囚歲久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並無違者南史何胤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北史蕭瑒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至元中放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

閔然媿前修援晉陶潛詩誰云固窮難邀也此前修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

囚次公五行有王相死囚休廢也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

守嘯諾獲少休後漢黨錮傳序三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書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

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不

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為杭州日送客舟中

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畫船來

往疾輕鴻誰知獨臥朱簾裏一榻無塵四

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垆赴鄂州舟中遇

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

歸其書唐氏錢卿彥猷名論子輩案圖經寶雲寺在錢塘門外吳越王錢氏建

二妙彫零筆法空厚衛瓘索靖俱善州書謂之一臺二妙子仁漢末張英善州書論者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

肉自二人死妙處彫零忽驚雲海戲羣鴻子仁梁武帝評書白鍾繇書若雲鶴遊天羣鴻

戲詩清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黃門衛桓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

河路還臥當時送客風堯卿賈島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

感舊并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

十六而子由年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

脩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四方不相見

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作木落艸衰輒淒

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

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  
召還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  
六矣乃作詩留別子由而去

牀頭枕馳道

次公東府在馳道旁故云枕馳道也

雙闕夜未央

續詩庭燿云夜如何其夜未央

厚江文通詩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

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秋入

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然感初涼筮仕

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忘扣

門呼阿同

子由一字同叔

安寢已太康

次公詩無已太康

青山映華髮

次公柳子厚詩早晚青山映華髮

歸計三月糧

次公莊子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我欲自汝陰

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石蜜與柿霜

予欲詣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

出憐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國何時畢我心久

已降

援詩州蟲云我心則降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

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梁日未斜

續太平廣記呂仙翁授盧生一枕盧夢入枕中見富貴五十餘年忽覺而所炊黃梁飯未熟也

玉堂陰合手栽花

次公玉堂翰林院中公堂也先生元祐二年為翰林學士四年出知杭州至是召還則六年也

故言其在玉堂時手栽之花陰已合矣

却思三十年前味未飯鐘時已飯

茶

厚唐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題二絕一云上堂已了各

西東慙媿聞黎飯後鐘二十年前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出遮言

夢覺還驚屨響廊

次公蘇州圖經有響屨廊

故人來炷影前香

次公先生有畫

像在院中故也

鬢須白盡成何事一帖空存老遂良

法帖中有褚遂良書

云即日遂良須髮盡白

尺一東來喚我歸

續尺一言天子之詔也漢制尺一之版以寫詔書故陳蕃傳云尺一選舉又晉書石鑿謂山

濤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也

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今堪

笑却卷波瀾入小詩

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次公今先生自笑其窘東夫才而為小詩故以自比也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復

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

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

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菊酸萸囊自古傳

續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曰汝家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去夕還見雞犬一時暴

死長房曰此可以當之今世人九日登高是也次公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

長房寧復是臞仙

食餌飲菊酒云令人長壽

援司馬相如賦序列仙之儒居

山澤間形容甚臞

應從漢武橫汾日

次公文選漢武帝行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詞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

中流兮揚素波子仁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數到劉公

戲馬年

續南齊書宋武姓劉氏諱裕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登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

對玉山人

雖老矣

援晉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行玉山映照人也次公晉嵇康醉後如玉山之將頽然對玉山人則先

生自見恒河性故依然

次公楞嚴經佛問波斯匿王昔見恒河水與今所見何異王對以宛然無異佛再

謂語之以汝之髮白面皺而此見精性未曾有皺也

王郎九日詩千首今賦黃樓第一

篇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

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

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

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

次公忠孝王錢王也杭州乃錢王舊邑

東坡作吏五年中

中和堂上東南頰次公頰字內地常語宮室之房曰頰猶人之頤頰也獨有人開萬

里風次公萬里風使黃帝夢萬里風埽天下塵也

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

詩憶與僕去歲會於彭門折花餽筍故事

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以戲公

擇云

汝陽真天人絹帽著紅槿次公汝陽讓皇帝之子璉也老杜哀詩云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王多從明皇為羯鼓之樂見羯鼓錄云汝陽王璉常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置帽上極滑久而方安曲終花不墜以為能上曰花奴姿質明

瑩必是神仙中責隊來也纏頭三百萬不買一微哂續明皇故老杜有真天人之語

共誇青山峰曲盡花鼓曲終戲謂八姨曰樂籍今日有幸得供養天人請一纏頭八姨出三百萬為壽

不隕援宋璟曰頭如青山峰取其不動手如白雨點取其碎急此羯鼓之最妙處也當時謫仙人逸韻

謝封吟續謫仙人謂唐李白也賀知章見之曰子謫仙人也詩成天一笑厚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雷杜

萬象解寒窘驚開小詩每蒙天一笑復此物皆春次公詩成事乃李白嘗於禁中作木芍藥詞三章故也

桃杏不待雷發軫續明皇嘗御小殿取羯鼓縱擊一曲名春光好顧桃杏皆坼帝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次公

餘波尚涓滴乞與居易積借此意以言李白詩章可動造化亦猶汝陽王打羯鼓之妙已矣

爾來誰復見前輩風流盡援白樂天元微之也

寂莫兩詩人殘紅對櫻筍次公前輩謂李白元白也南史張融傳其從弟

與更復相牽引我老心已灰空煩扇餘燼次公莊子心若死灰

天遊照六鑿虛空埽充物左傳云收合餘燼

縣知色竟空那復嗜烏吻次公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礩心無天遊則

蕭然一方丈居士老龐蘊六鑿相攘選琛幣充物

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不食烏喙為其愈充

言四十 龐蘊問馬祖 言下頓悟 散花從滿 不答天女問 故人猶故日 怨

句寫餘恨 子仁退之詩頻 蒙怨句刺棄遺 疑我此心在 遮防費闌楯 應

虞已斃蛇折尾時 次公做杜詩義鵲行之 言蛇曰折尾能一掉 次聞孟光

賢不學處仲忍 續孟光梁鴻妻 援王敦字處仲嘗荒恣於色左右 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妾數十人並

羊酒謝不敏 續退之詩買羊酤酒謝 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 此生如幻耳 戲語君

勿慍應同亡是公 厚司馬相如子虛賦子虛 與亡是公言楚獵之事亡

是公听 然而笑 和孫同年下山龍洞禱晴

吳興連月雨 信民吳興統記歸命侯寶鼎元年分吳郡之烏程永 安餘杭臨水陽羨五縣及丹陽郡之故鄣安吉原鄉

釜甑生魚鼈 續范丹云甑中生塵范 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 往問下山

龍曷不安厥家梯山上 巉絕俯視驚谿舄 次公谿音 虛咸切舄

神井湧雲蓋 陰厓垂鮮花 交流百道泉 赴

壑走羣蛇 不知落何處 隱隱如縹車 我來叩石戶

飛鼠翻白雅 厚李白詩仙鼠如白雅子仁案太白詩序云荊州玉泉 寺近清谿諸山洞往往有乳窟中多玉泉交流中有

寄語洞中龍 睡味豈不 嘉 厚莊子驪龍頷下有珠 得之者必遭其睡也 雨師少弭節 雷師亦停撾 積水

得反壑 稻苗出泥沙 農夫免菜色 龍亦飽豚蝦 國安

看君擁黃紬 高臥放早衙 續 樂夫黑潭龍樂府云假託神 龍食豚盡重泉之下龍知無 傳太祖皇帝謂一縣令曰謹勿於黃紬被底放衙厚文潞公為榆次縣令 嘗題詩縣樓鼓云置向譙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 努出頭來放早衙 蓋用本朝故事云

次韻孫祕丞見贈

感慨清衷似變風老來詩句耳偏聰次公殷師有耳聰之疾聞蟻動如牛

迂疎自笑成何事冷澹誰能用許功次公白樂天醉中欲罷聯句曰

笙歌鼎沸勿作冷澹生活不怕飛蚤如立豹肯隨白馬過垂虹吟哦

相對忘三伏擬泛冰谿入雪宮湖州多蚤豹脚尤毒垂虹吳江亭名無逸吳郡圖經

云慶曆八年縣尉王廷堅建橋有亭曰垂虹次公世謂湖州為水精宮言其四面皆水又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次韻周開祖長官見寄倬開祖名邵元豐二年知湖州時作

俯仰東西閱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

謝令厚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

推不旋見兒童迎細侯續後漢郭伋字細侯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

迎拜政拙年年祈水旱子仁唐陽城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民勞處處避朝

謳河吞巨野那容塞倬溝洫志考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

徒塞之輒復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

可責由求漸謀田舍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

罔可憐真喪狗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纍纍然若喪家之狗

子仁退之送殷侗序云今人適數百里出門罔罔有離別可憐之色時時相觸是虛舟續莊子有虛船來觸

舟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茗谿可倚樓野釀酸酣

如蜜水樂工零落似風歐遠思顏柳并諸謝厚晉謝安謝萬

宋謝莊梁柳惲唐顏真卿皆為吳興太守近憶張子野陳令舉與老劉孝叔風定軒窗

飛豹脚倬湖州多蚤豹脚者尤毒雨餘闌檻上蝸牛舊游到處皆蒼

蘚同甲惟君尚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

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夜權風船駭汗流百首

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次公李白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海

南未起垂天翼續莊子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澗底仍依徑

寸麻次公左太冲詩云鬱鬱澗底松雜雜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已許秋風歸便得

豫憂詩筆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次公劉勰文心雕龍云歲月飄忽性

靈不晚節功名亦謬悠次公莊子謬悠之說犀首正緣無事飲厚

居記陳軫見犀首曰公何好飲也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厭事可乎馮驩應為有魚留續史記孟嘗君傳馮

驩彈劍鉞而歌曰長鉞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從今便蹋青州麴薄酒知

君笑督郵次公世說桓温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葦縣從事謂到臍下督郵

言在馬

次韻答孫侔

十年身不到朝廷欲伴騷人賦落英續離騷經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

餐秋菊之落英但得低頭拜東野厚韓愈詩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驅蛩東野不回頭有如廷撞鉅鐘不

辭中路伺淵明案陶潛傳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其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

酒先引酌野亭欣然忘進艤舟茗雪人安在厚茗雪湖州二水堯祖茗谿屬杭州餘杭雪谿屬湖二水源皆

自天目山十朋唐隱逸傳云張志和云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雪間卜築江淮計已成千里論

交一言足次公千里論交即嵇康呂安每一相思千里命駕也與君蓋亦不須傾續

子與程子相遇傾蓋而語厚鄒陽書諺云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重寄

凜然高節照時人不信微官解浼君蔣濟謂能來

阮籍續阮籍傳太尉蔣濟聞籍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求免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鄰共

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薛宣直欲吏朱雲厚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從容謂雲曰在田野

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

疑人未遣聞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



援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為臨海王子頊前軍參軍杜甫憶李白詩清  
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倬鮑明遠詩鍾嶸曰鮑參軍詩如野鶻翻雲良馬走  
堤俊逸  
奔散

次韻樂著作野步

老來幾不辨西東秋後霜林且強紅次公白樂天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

不是眼暈見花真是病次公佛書云空本無花病者妄見耳虛聞蟻定非

聰續晉書殷仲堪傳父嘗患耳聰聞林下蟻動謂之牛鬪酒醒不覺春強半睡起常

驚日過中植杖偶逢為黍客披衣閒詠舞雩風仰

看落榮收松粉俯見新芽摘杞叢楚雨還昏雲夢

澤吳潮不到武昌宮黃州對岸武昌縣有孫權故宮廢興古郡詩無數

寂莫閒窗易粗通解組歸來成二老風流他日與

君同續老杜與贊上人詩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次韻答子由

平生弱羽寄衝風次公文選衝風起兮橫波子仁傳云衝風之末不能舉弱羽此去歸飛

識所從好語似珠穿一一妄心如膜退重重山僧

有味寧知子續杜牧之詩山僧却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瀧吏無言只笑儂

厚退之南遷下樂昌瀧作瀧吏詩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如官京邑何由知東吳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

鍾

和何長官六言次韻五首

作邑君真伯厚續後漢朱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

下廷尉以謹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去官我豈曼容厚兩龔傳云子曼容養志自修為官不

肯過六百石輒自効去一廬願託仁政六字難賡變風

五噫已出東洛三復願比南容學道未從潘盎謂狂為盜潘近世得道者也堯卿大宋朝元祐中廣南儂智高率眾陷韶州又將儂廣南諸郡城至梧州有潘盎者棄妻子服儒衣常持一大髮行坐獨語南越謂愚盜儂賊聞其異召而問之曰吾形貌如何盎曰汝一賊也他無所類又問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北城以有南越如何曰汝將斬頭

石渠何須反顧次公漢有石渠署典校祕書先生初直史館出倅杭州自杭州知密州自密徙徐自徐徙湖以詩得罪責黃州團練副使水澤幸足相容長江大欲見庇探支八月涼風

清風初號地籟續莊子地籟則眾竅是也明月自寫天容貧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

朝公子何殊馬耳東風厚李白詩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吹馬耳說向市

次韻子由病酒肺疾發

憶子少年時肺喘疲坐臥喊呀或終日勢若風雨

過虛陽作浮漲客冷仍下墮次公下墮字素問有云令人下墜下墜即下墮言氣墮於下也

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次公退之云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釘栗與梨終年

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馮苦滿肺斂腹輒破三

彭恣啖齧續仙人謂僧契虛曰能伐三彭之仇乎邦衡唐秦先生去彭璫在人足中狀如小兒二豎肯逋播厚左傳晉景公疾求醫於秦秦使醫緩為之未至公

寸田可治生次公道家有云尺宅寸田寸田

誰勸耕黃稷萬田謂上腴為黃稷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

佐續本艸藥有君臣佐使處方者當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厚

子節解曰唾者溢為醴泉聚為玉液流為華池散為津液降為甘露漱以咽之既藏潤身以流百脈化養精神支節毛髮堅固長春次公此唾咽漱

法也舊注所引雖不關涉詩句中字而其意則是

隔壁聞三嘯隱隱如轉磨自茲

失故疾陽倡陰輒和神仙多歷試中路或坎珂平

生不盡器次公何諷渴賦云飲不盡器痛飲知無那舊人眼看盡老

伴餘幾箇殘年一斗粟待子同春籛援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廢死民

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云何不自珍醉病又一挫真源

結梨棗續許遠遊與王逸少書曰夫交梨火棗者是飛騰之藥也世味等糠莖次公莖音千臥切注

曰斬芻也史記范睢之辱須賈坐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耕耘當待獲願子勤自

課相將賦遠遊次公屈原有遠遊賦其略云悲世俗之迫隘兮願從子之遠遊仙語不用些

續些出楚辭宋玉賦皆以此為文

### 杭州故人信至齊安

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朝來聞好語次公李賀云沙路歸來聞好語

叩戶得吳餉輕負白曬荔脆醞紅螺醬更將西菴

茶勸我洗江瘴故人情義重說我必西向一年兩

僕夫千里問無恙續風俗通云噬蟲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齧故早相見必相勞問曰無恙乎相

期結書社故人相約釀錢雇僕夫一歲再至黃未怕供詩帳僕頃以詩得罪有司移杭取境內所

留詩杭州共數百首謂之詩帳還將夢魂去一夜到江漲江漲杭州橋名養源圖經云錢塘縣

江漲橋去縣八里

### 和王鞏六首並次韻次公王定國謫賓州有詩寄先生先生和之

君談陽朔山次公先生第四篇云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栖霞則定國之謫在賓州矣今云陽朔山則桂州有陽朔縣而地志

於臨桂縣湘水注云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若日月出入其中案九域志賓州西至本州界九十三里自界首至象州二百里象州東至本州

界九十里自界首至桂州三百五十五里自賓而象自象而桂凡七百三十八里若是則陽朔山蓋廣西之名山其互歷之長乎不作一

錢直次公灌夫謂灌賢曰平生毀程不直一錢巖藏兩頭虺瘴落千仞翼雅

蘇東坡詩集卷之六

文蔚堂

宜驩兜放

次公書云放驩兜於崇山注崇山南裔疏云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衡嶺之南也

頗訝虞舜

陟

續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於九疑九疑在道州寧遠縣子仁書云舜陟方乃死

暫來已可畏覽鏡

憂面黑況子三年囚苦霧變飲食吉人終不死仰

荷天地德我來黃岡下敲枕江流碧江南武昌山

次公武昌縣在黃州之對屬鄂州

向我如咫尺春蔬黃土輒凍筍蒼厓

圻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遙知丹穴近為斲勾

漏石

厚晉葛洪傳洪以年老欲鍊丹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次公皆言桂州之出丹也特借响嶺山以比桂州

他年分刀圭名字挂仙籍

少雲案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賓去桂不甚遠朱砂差易致不可不留意也

少年帶刀劍

程淮陰少年侮韓信曰雖長大好帶刀劍怯耳

但識從軍樂

次公王粲有從軍詩

五篇其一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老大服犁鉏解佩付鎔鑠

次公解佩字即龔遂

君許惠桂

州丹砂

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雖無獻捷功會賜力田爵

厚左傳齊侯來獻戎

捷又漢有孝弟力田之科

敲冰春擣紙刈葦秋織箔櫟林斬冬炭

竹塢收夏籜四時俯有取

次公史記孔氏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俯有拾仰有取

一飽天所醉君生紈綺間

次公用廣絕交論正所謂綺紈公子也

欲學非

其脚

傳事有非素所謂習而謾為之諺云不是脚此語蓋使方言耳

左右玉攲攲

次公玉攲攲言手也詩曰攲攲

女手攲與攲同音師咸切

東薪誰為縛勿令聞此語翠黛頰將惡

頰音普經切楚辭遠遊章句云玉色頰以豔顏兮精神粹而始壯又柳子厚謫龍說云澤州交亭有奇女墜地光燦然少年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

笑我一間茅婦姑紛六鑿

續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欲結千年實先催二月花故教窮到骨要使壽無

涯久已逃天網

厚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何須服日華

枝道家養生有服日精月華法

賓州在何處為子上栖霞

樓名子仁案今東坡圖有栖霞樓又本朝閣丘太守孝終公顯嘗守

黃州作栖霞樓  
為郡中之絕勝

鄰里有異趣何妨傾蓋新緡鄒陽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殊方君莫厭

數面自成親次公陶淵明答龐參軍詩序默坐無餘事回

光照此身他年赤墀上玉立看垂紳師桓温表抗節

平生我亦輕餘子厚爾衡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晚歲人誰念

此翁巧語屢曾遭蕙苾續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餌苾苾以實用能

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紋犀度辭聊復託芎藭厚左傳宣十二年冬楚子

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

魚腹疾柰何次公案注云麥麴窮所以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

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今所謂度辭度者隱也鞠窮即芎藭也

子仁度字出唐書許紹傳紹曾孫欽明為梁相都督為突厥所執與偕至

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之食有美醬乎有子還可責同

元亮次公陶潛妻却差賢勝敬通次公馮衍字敬通其妻極

悍衍有書與妻兄絕之而

劉孝標云予與敬通三同不遇一同也剛直二同也若問我貧天

馮有忌妻自操井臼子亦悍妻家道坎軻三同也

所賦不因遷謫始囊空次公杜詩囊空恐

君家玉臂貫銅青次公銅青所染衣服顏色之名傳杜詩香霧雲

以銅青為髮溼清輝玉臂寒又本州銅青銅器上綠色是

臂飾耳下客何時見目成次公屈原九歌之少司命曰滿堂

我睨而目望勤把鉛黃記宮樣續韋應物詩高

成為親也莫教絃管髻雲鬢宮樣妝

作蠻聲熏衣漸歎衙香少共父香譜載唐化度寺及擁髻

遙憐夜語清飛燕姊妹故事子干閒居命言之厭厭不倦子干語

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殆力馳驚嗜慾盡惑之事寧知終歸荒

田野州乎通德卷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不勝其悲子干亦然

記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君自南江赴

任不一過我

次韻陳四雪中賞梅

臘酒詩催熟寒梅雪鬪新杜陵休歎老子仁子美詩中

自稱杜陵野老

文蔚堂

韋曲已先春

厚杜詩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尊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獨秀驚凡目

仁子

陳謝變早梅詩云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眾花後無人別意看古樂府云花豔驚郎目

遺英臥逸民

餽以梅之標格

孤高譬逸民也堯卿此疑若不使事而乃使事謂袁安雪中高臥耳遺逸之士謂之逸民

高歌對三白

次公三白以言雪西

人語曰要宜夢見三白言三次見雪也

遲莫慰安仁

續潘岳字安仁自言弱冠陟於知命之年八徙官一進階再免

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雖通塞有命抑亦拙之效也乃作閒居賦其略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次公楚辭傷美人之遲莫

和子由題孔平仲艸菴次韻

逢人欲覓安心法到處先為問道菴盧子不須從

若士

次公淮南子盧敖遊乎北海遇若士敖自謂觀乎六合之外若士舉臂而聳身遂入雲中敖歎曰吾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蟲不

亦悲蓋公當自過曹參

續曹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

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羨君美玉經三火

續淮南子鍾山之玉灼以爐炭三日

三夜色澤不變

笑我枯桑困八蠶

續日南一歲八蠶左思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

絲厚李賀春園詩長腰健婦貪攀折將銀吳王八蠶蠶愈益期箋曰日南蠶八熟蠶軟而薄

猶喜大江同一味

故應千里共清甘

次韻答元素余舊有贈元素云天涯同是

傷流落元素以為今日之先兆且悲當時

六客之存亡六客蓋張子野劉孝叔陳令

舉李公擇元素與余也

不愁春盡絮隨風

續劉禹錫詩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但喜丹砂入

頰紅流落天涯先有讖摩挲金狄會當同蘧蘧未

必都非夢

次公莊子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

了了方知不落

空

子仁傳燈錄越州慧海禪師有律師問禪師家多落空師曰紙墨文字空設坐主執帶豈不落空

莫把存亡悲

六客已將地獄等天宮

次公圓覺經言地獄天宮俱為淨土

次韻孔毅父集古人詩見贈五首

堯卿毅父名武仲

羨君戲集古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

次公市人字亦驅市人而戰之意

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

次公庾翼能書而心不服王羲之諸

子俱學王書翼曰兒輩憎家雞愛野鷺

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

世間好句世人共

子仁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

明月

自滿千家墀

紫駝之峰人莫識

杜詩紫駝之峰出翠釜漢書大月氏出一封橐駝顏師古曰脊上有一封隆高俗呼封牛

雜以雞豚真可惜令君坐致五侯鯖

厚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

往來婁護豐辦傅會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珍味

盡是猩紅與熊白

半段槍

援談賓錄唐哥舒翰捍吐蕃賊眾三道從山相續而下輪持半段折槍當前擊之無不披靡

何必開鑪

次公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張協七命曰封熊之掌翰音之距燕髀程脣髭殘象白熊白即如謂象白也

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

厚傳燈錄達摩傳法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汝得吾肉道育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付法次公晉史言學書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此方有得其兩字之勢舊注所引雖有皮骨字却是得吾兩字非此矣

前跛牂欲上驚嶮崿

續韓非子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凌遲故也

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

拈得俱天成

次公禪家言信手拈來又退之上于頓書渾然天成無有畔岸

詩人雕刻閒艸木

次公雕刻字莊子覆戴天地雕刻衆形

搜抉肝腎神應哭

次公退之詩不用彫琢愁肝腎堯卿蒼頡作字神鬼夜哭李太白作烏棲曲賀知章見之云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不如默誦

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

次公詩云左旋右抽

夜吟石鼎聲悲

秋可憐好事劉與侯

續退之石鼎聯句序云劉師服侯喜與道士軒轅彌明同宿喜夜與師服說詩視彌

七百五十五  
明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爐中石鼎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  
即援筆題其首句傳與喜道士啞然笑即袖手竦肩高吟初不經意詩  
正幾喜二子每營度欲出口吻聲益悲竟亦不能奇  
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  
歸休

膏明蘭臭俱自焚次公漢書兩龔傳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龔

象牙翠羽殘其身續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賄故也次公翠羽言翡翠之羽

多言自古為數窮厚老子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微中有時

堪解紛援太史公言談微中可以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

左慈續曹操欲殺左慈逢慈於陽城山頭遂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

為羝並屈前膝人立曰遽如許遂莫知其所取焉  
千章萬句卒非

我急走捉君應已遲

次韻子由種杉竹子仁案子由東軒記云關廳事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

休之所云

吏散庭空雀噪檐閉門獨宿夜厭厭子仁厭厭夜飲似聞梨

棗同時種應與杉篁刻日添糟麴有神熏不醉續

待清陰滿空使人人歎滯淹寶至楊羔舅家賜重肌酒一杯曰此酒柏葉州所造亦云千歲藥也雪霜誇健巧相霑先生坐

次韻王鞏南遷初歸二首堯卿鞏字定國文正公旦之孫懿敏公素之子

元豐年中坐東坡事貶賓州監局三年還

問君謫南賓野葛食幾尺續曹操枕刀習毒啖野葛至一尺逢人瘴髮

黃入市胡眼碧堯卿嶺南人瘴癘所感則髮皆黃其眼皆作胡人碧色風土使然也三年不

易過坐睨倚天壁師倚天壁謂邨嶺也歸來貌如故妙語仍破

鏞那能廢詩酒亦未妨禪寂師維摩詰云以善方便毗耶離一心禪寂攝諸亂意願



五百五十七  
為尚書郎還賜尚方鳥

江家舊池臺修竹圍一尺次公劉禹錫詩青松鬱成塢修竹盈尺圍歸來萬事

非惟見秦淮碧續劉禹錫江總宅詩南朝詞臣北朝容歸來唯見秦淮碧秦淮在江寧府平生痛飲

處遺墨雅栖僻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三槐老

更茂厚三槐王定國家本事其祖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其後子旦果相真宗花絮春寂寂

中微未可料家廟藏赤鳥援詩赤鳥凡言周公也定國相門之後

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

其韻

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續晉書桓溫問孟嘉曰酒有何好而

未得酒中趣耳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宿艸公次退之詩云數杯澆腸雖暫醉皎皎萬慮醒還新

十年措洗見真妄石女無兒焦穀

槁厚維摩詰言如焦穀芽如石女兒此身何異貯酒餅滿輒予人空自

倒武昌痛飲豈吾意性不違人遭客惱師嵇康幽憤詩性不違物頻致

僧君家長松十畝陰借我一菴聊洗心我田方寸

耕不盡師五代馮瀛王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厚黃庭經言寸田尺宅可治生也何用百頃靡千

金枕書熟睡呼不起好學憐君工雜擬次公文選有雜擬詩如陸士衡

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

生日王郎以詩見慶次其韻并寄茶二十

一片任元豐五年黃州作

折揚新曲萬人趨續莊子大聲不入於俚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獨和先生于

為于厚唐文元德秀為魯山令明皇在東郊令三百里守令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被錦繡德秀與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

為于為于于為于者德秀所制曲也帝曰真賢人之言哉但言積藏終自售豈知盃脫本

無樨

次公武后時人之言曰芭推侍御史盪脫校書郎

竭從冰叟

來游宦

援衛玠妻父樂廣有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子壻玉潤次公王郎王子立也為子由壻故云爾

肯伴臞

仙亦號儒

厚司馬相如大人賦序以為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其臞此非帝王仙意也乃作大人賦

棠棣並

為天下士

續棠棣以譬兄弟詩棠棣燕兄弟也厚史記新垣衍再拜謝魯仲連曰始以先生為庸人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

芙蓉曾到水邊郭

次公世傳王子立之兄子高與仙不嫌也周瑤英遊芙蓉城見先生本詩

霧谷埋松柏終恐虹梁荷棟桴

厚桴屈棟也班固西都賦因壞材而究奇抗應龍之

虹梁列桴楸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驥次公班彪王命論亦云棠枕之材不荷棟梁之任

高論無窮如鋸屑

援

胡毋輔之傳字彥國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

小詩有味似連珠

次公連珠文章一種

名晉傅玄序連珠云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詞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義

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

感君生日遙稱

壽祝我餘年老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

續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

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建谿新餅截雲腴

十一月三日與幾先自竹西來訪慶老不

見獨與君卿供奉蟾知客東閣道話久之

惠州追錄

卷卷長廊走黃葉席簾垂地香煙歇主人待來終

不來火紅銷盡灰如雪

僕年三十九在潤州道上過除夜作此詩

又二十年在惠州錄之以付過

寺官官小未朝參紅日半窗春睡酣為報鄰雞莫

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

釣艇歸時菖葉雨縹車鳴處棟花風長江昔日經

遊地盡在如今夢寐中

往年宿瓜步夢中得小詩錄示民師

吳塞蒹葭空碧海隋宮楊柳只金隄春風自恨無情水吹得東流竟日西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八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九

仙釋

回先生過湖州東林沈氏飲醉以石榴皮書其家東老菴之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西蜀和仲聞而次其韻三首東老沈氏之老自謂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詩有可觀者

無已按王會回仙碑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湖州歸安縣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隱於東林因以東老名焉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道人長揖東老曰知君白酒新熟願求一醉否公命之坐徐觀其目碧色粲然采射人與之語無不通究故知非塵埃中人也因出與飲自日中至莫已飲數斗殊無酒色回曰久不遊浙中今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席上榴皮書字題於菴壁

世俗何知窮是病。厚史記原憲傳子貢見原憲攝敝衣冠神仙

可學道之餘。曾唐天師著神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

公覓素書。續張良跪履進老父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

書乃太公兵法師川黃石公有符離道士晨興際。堯卿宿州符離縣天慶觀甯道士者少年譚

此遊息一日於扉上題二絕句而去書為大篆體法極異或曰此洞華岳

先生尸解餘。厚陳搏字圖南居華山雲臺觀預知死日端拱二年

有五色雲蔽塞洞口經月不散曾按道書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

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莫去謂

忽見黃庭丹篆句。堯卿呂洞賓詩云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

猶傳青紙小朱書。續華陽處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嘗至

與唱和交友焉。

淒涼雨露三年後。厚祭義雨露既濡君子履之髣髴塵埃數

字餘。至用榴皮綠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續韓愈毛

中書令上嘗呼為中書君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

其髮禿又模畫不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謂君中

張先生 并序

先生不知其名。黃州故縣人。本姓盧。為張氏所養。

佯狂垢污。寒暑不能侵。常獨行市中。夜或不知其

所止。往來者欲見之。多不能致。余試使人召之。欣

然而來。既至。立而不言。與之言。不應。使之坐。不可。

但俯仰熟視。傳舍堂中。久之而去。夫熟視傳舍者。

是中竟何有乎。然余以有思惟心。追躡其意。蓋未

得也

熟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天全。

次公莊子醉者墜車雖疾不死彼得

全於酒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

甯來傳舍人皆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

屣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冰川。

堯卿本朝新信者得道之異人也常汚垢伴狂

畫脫屣而行夜眠糞屋中人莫測之又

士廉豈識桃椎妙。妄意

稱量未必然。

厚朱桃椎益州人被裘曳絮人莫測其所為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

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

### 三朵花

并序

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

本見惠乃為作此詩

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

次公楞嚴經佛云若不斷淫修禪定

者如烝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熟砂

歸來且看一宿覺。

續傳燈錄永嘉禪師詣曹溪語契祖歎曰善哉

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餅裏雀。

次公

楞嚴經頰伽木注引法句經云精神居形內猶雀藏餅中餅破則雀飛去矣師藏經大智度論頌云鳥來入餅中羅穀掩餅口穀穿鳥飛去神明隨業走荒仰佛經云人身如餅神識如雀五蘊既盡則神識自去以手遮之且不可况以羅穀遮之可乎

四條深怕井中

蛇次公眉頭盧尊者為優陀王說法經云如人行曠野為象所逐見一丘

人且云象喻無常丘井喻人身樹根喻人命白黑鼠喻晝夜蠶樹根喻念

念滅四毒蛇喻四大師佛書人有逃死者入井則遇四蛇傷足而不能下

上樹則逢二鼠敲藤而不能升四蛇以喻四時二鼠以譬日月言四時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故釋子有無常偈云井底四蛇催命促攀枝二鼠

蓋藤傷此是眾生命盡處如何晝夜不驚忙

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

贈梁道人

采藥壺公處處過

續後漢費長房傳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

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見而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仙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般

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笑看金狄手摩沙

厚東漢蕭子訓傳時有百歲翁自說

兒童時見子訓於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老人大

父識君少

續前漢郊祀志武帝時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嘗從武安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

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造物小兒如子何

援唐杜審言病武平一省候何如答

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寒盡山中無曆日

援太上飲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之問姓名不答留一絕

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下明池陽集載滕宗諒寄隱者詩序云歷山有叟無姓名好為歌篇近有人傳山居書事詩云云並與雨斜江上有漁蓑

厚唐隱士張志和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神仙

上四句同護短多官府

續退之記夢詩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又有詩云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

陪未厭人間醉踏歌

次公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踏歌藍采和世間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

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莫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崔巍

贈李道士

并序

駕部員外郎李宗君固景祐中良吏也守漢州有

道士尹可元精練善畫以遺火得罪當死君緩其

獄會赦獲免時可元八十一自誓且死必為李氏

子以報可元既死二十餘年而君子世昌之婦夢

可元入其室生子曰得柔小名蜀孫幼而善畫既

長讀莊老喜之遂為道士賜號妙應事母以孝謹

聞其寫真蓋妙絕一時云

世人只數曹將軍

厚曹將軍曹雲朝也杜甫有丹青引贈曹將軍

畫名畫記云曹魏髦之後髦畫稱於魏武朝

文蔚堂

方多九

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寫誰知虎頭非癡人顧愷之字長康

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為虎頭將軍時人號之為顧虎頭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顧愷之字長康

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丹青傳寫莫不好絕有畫論一篇義熙初為散騎

常侍腰間大羽何足道次公杜甫云良相頭上進頰上三毛

自有神平生狎侮諸公子戲著幼輿巖石裏次公世

畫裴楷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曰裴楷雋朗有識正在此三毛又畫謝鯨

在石巖裏人問其故曰鯨嘗云一丘一壑自謂過庾亮此子宜置丘壑中

幼輿鯨故教世世作黃冠布鞵青鞵弄雲水援杜甫劉

障歌青鞵布子仁鼻千年鼻祖守關門一念還為李耳孫祖指尹

轅從此始喜也李耳指老聃也案史記老子傳姓李氏名耳為周守藏室史周衰遂

去至關關令尹喜彊令著書今李道士前生姓尹後為李氏子而皆為道

士故用尹喜老聃事通言之香火舊緣何日盡丹青餘習至

今存五十之年初過二哀顏記我今如此次公孔融言

融又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樂天為翰林學

過二

賢院厚樂天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為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送喬全寄賀君六首 并序

舊聞靖長官賀水部皆唐末五代人得道不死章  
聖皇帝東封有謁於道左者其謁云晉水部員外  
郎賀元再拜而去上不知也已而閱謁見之大驚  
物色求之不可得天聖初又使其弟子喻澄者詣  
闕進佛道像直數千萬張公安道與澄游具得其  
事又有喬全者少得大風疾幾死賀使學道今年  
八十益壯盛人無復見賀者而全數見之元祐二  
年十二月全來京師十許日予留之不可曰賀以  
上元期我於蒙山又曰吾師嘗遊密州識君於常

山道上意若喜君者作是詩以送之且作五絕句以寄賀

君年二十美且都厚詩洵美且都初得惡疾隨眉須紅顏白

髮驚妻孥覽鏡自嫌欲棄軀結茅窮山噉松腴抱朴子曰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垂死或言不如及活流棄之否則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為齋糧將送之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過穴口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於仙人以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便多此物汝鍊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遂具言之後服松脂不輟身體輕靈不墮髮不白在人間二百許年色如少童乃入抱犢山去不知其終必地仙也

路逢秦博士盧援

方瞳照野清而癯天公拾遺記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面

再拜未起煩一呼覺知此身了非吾炯然蓮

花出泥塗隨師東遊渡濰邦濰邦密州二水名山頭見我兩

輪朱豈知仙人混屠沽爾來八十眉垂胡文公胡胸

渝新年當參老仙儒秋風西來下雙鳧續王喬為化為鳧而乘之

棗如瓜分我無援史記封禪書李少君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生長兵間早脫身晚為元祐太平人傳柳子厚與蕭俛書曰朝夕歌謠使

看龜蒙漏澤春厚太平廣記王遠傳麻姑云接待已來東海三為桑田龜山在兗州泗水縣蒙山在沂州費縣大抵

曾謁東封玉輅塵幅中短褐亦逡巡行宮夜奏空

名姓悵望雲霞縹緲人

皆魯地相連東封之所歷也

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士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也

不驚渤澥桑田變來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文蔚堂



垂老區區豈為身微言一發重千鈞始知不見高

皇帝正似商山四老人續一發謂四皓對高祖有太子仁孝之語者也

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飛騰變化看聞道東蒙有

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徑陶淵明送一力給其子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

此亦人子也

千古風流賀季真最憐嗜酒謫仙人狂吟醉舞知

無益粟飯藜羹問養神次公李白對酒憶賀監詩云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安期生 并序

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

人安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

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予每讀此未嘗不廢書

而歎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故意戰國之士

如魯連虞卿皆得道者歟丙抱朴子內篇曰安期生者賣藥於海邊琅邪人傳世見之計已千

安期本策士平日交蒯通嘗干重瞳子續漢書項羽贊曰舜蓋重瞳子曰舜蓋重瞳子

項羽又重瞳子厚前漢帝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應如魯仲連

抵掌吐長虹次公史記魯仲連戰國時人折新垣衍帝秦之議罷燕將聊城之守卒隱於東海故今以此安期也難

堪踞牀洗援酈食其見高祖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寧挹扛

鼎雄續漢書言項羽長八尺二寸力扛鼎事既兩大謬飄然籛遺風次公籛讀曰躡

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豈比山澤臞

忍飢噉柏松厚列仙傳須干食柏實偃佺食

實縱使偶不死正堪為僕僮茂陵秋風客次公言武帝也李賀

厚司馬相如大人賦序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

金銅仙人辭漢歌。茂陵劉郎秋風客。以言武帝葬茂陵而嘗作秋風辭故也。望祖猶蟻蚋。天公祖字指言高祖也。意謂高祖尚不得見安期。而况武帝哉。海上如瓜棗。可聞不可逢。

過安樂山。聞山上木葉有文。如道士篆符。

云。此山乃張道陵所寓。子仁山在瀘州合江縣。

天師化去知何在。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國子孫今尚死。滿山秋葉豈能神。

僧惠勤初罷僧職

軒軒青田鶴。續永嘉郡記曰。有沐溪去青田九里。此中有一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常餘父母一雙。精白可愛。多云神所養。鬱鬱在樊籠。師莊子。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實時清華。但妨吾賞。真是樊籠矣。既為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

去。萬事一笑空。新詩如泥出。不受外垢蒙。清風入

齒牙。出語如風松。霜髭茁病骨。飢坐聽午鐘。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厚

陽作梅聖俞詩序云。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贈上天竺辨才師

江按蘇轍撰子瞻書。歐陽棐書額云。師姓徐氏。名元漢。字無象。杭之於潛人。生而左肩肉起。袈裟條八十一。一日乃滅。及師之終。實八十一歲。師生十歲出家。二十五賜紫衣及辨才號。沈公。邁治杭。命住上天竺。增室幾至萬礎。重樓傑閣。冠於浙中。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堯卿錢塘諸寺天竺最盛。山有一門。南北相望。而上下兩天竺寺。

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鵲。厚唐裴寬傳。韋說有女。許妻於寬。歸語妻曰。嘗求佳婿。今得矣。明日會其族。使觀之。寬衣碧。瘠而長人。皆笑呼為碧鸛鵲。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師胡僧。多碧眼。

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男女禮白足。援高僧傳。釋曇如者。晉武時人。足白於面。時稱為白足和尚。謂僧為白足。蓋始乎此。我有長頭兒。續賈逵在太學。文蔚堂。

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  
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角頰峙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

背腹師來為摩頂續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起走趁

奔鹿子仁按子由辨才增碑云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為落髮摩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他兒乃知戒律

中妙用謝羈束何必言法華佯狂噉魚肉援京師開寶寺僧俗

姓張好誦法華經故等輩呼為張法華其言語散亂不謹細行故亦呼為風法華子仁蘇州義師狀如風狂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之

次韻僧潛見贈

道人胷中水鏡清續晉衛瓘見樂廣善譚論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萬象起

滅無逃形獨依古寺種秋菊堯卿六祖曰人有菊之落英要伴騷人餐落英厚

何曾冥續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閉門坐穴一禪榻厚管寧坐一藜牀積五十餘年當鄴

頭上歲月空崢嶸今年偶出為求法欲與慧劍

處皆穿

加龍研天公慧劍出佛書龍研則莊子刃新發於研也雲衲新磨山水出霜髭不

翦兒童驚公侯欲識不可得故知倚市無傾城援史

記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言倚市必醜悍無傾城之容也秋風吹夢過淮水想見橘柚

垂空庭故人各在天一角相望落落如晨星堯卿序云吾不

幸向所謂同年友當其盛時聯袂舉鑣豆絕九衢若屏風然今年落落如晨星之相望彭城老守何足顧

棗林桑野相邀迎千山不憚荒店遠兩腳欲趁飛

猱輕多生綺語磨不盡尚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

喚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空階夜雨自清絕誰

使掩挹啼孤惇我欲仙山掇瑤艸倬東方朔與友人書曰遊十洲三島相期拾瑤

傾筐坐歎何時盈次公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簿書鞭扑晝填委

俾文選劉公幹詩職事煩填委文墨紛消散煮茗燒粟空宵征子仁詩肅乞取摩

尼照濁水共看落月金盆傾厚老杜與閣丘師詩云夜闌接軟語落月傾金盆唯有摩尼珠

可照濁水源

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蓮經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脅不至席二十餘年

子亦作二首

眼前擾擾黑虺呬口角紛紛白唾珠次公莊子不見夫唾者乎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却看瞋無

眼睛心地兩虛負脅不霑牀二十年續比丘難生在師左右嘗行苦行脅

不至席因名脅尊者子仁傳燈錄震旦第四祖攝心無寐脅不至席僅六十年誰信吾師非不睡睡蛇

已死得安眠厚遺教經煩惱毒蛇睡在汝心譬如黑蛇在汝室睡當以持戒之鈎早并除之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不出而眠

是無慙人也

二詩比白活動

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

濁世紛紛月下臨夢尋飛步五雲深無因上到通

明殿次公通明殿玉帝殿名見翊聖真君傳只許微聞玉佩音

次韻荅寶覺

芒屨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從來無脚不

解滑誰信石頭行路難次公石頭希遷大師也丹霞蓋其嗣馬祖問師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祖云

石頭路滑還躓倒汝磨師曰若躓倒即不來石頭路滑在傳燈錄又有馬祖謂鄧隱峰一事而今先生所用不解滑止用丹霞事

送金山鄉僧歸蜀開堂

撞鐘浮玉山次公金山名浮玉山迎我三千指眾中間聲效次公莊子聲效

於君之側未語知鄉里我非箇中人何以嘿識子振衣忽

歸去次公楚辭新浴者必振其衣隻影千山裏涪江與中冷共此一

五石子

味水續涪水出龍州徽外經縣梓遂合右內嘉陵水次公涪江以言梓州之江鄉僧必梓州人也中冷以言金山之水取其身見在金山

也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龜山辨才師

次公龜山在泗州

此生念念浮雲改次公維摩經云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寄語長淮今好在

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龜山背堯卿時蔣之奇為發運使時開運河

謂之新河出於龜山之背龜山在淮水中故作新河以避淮流之險木魚呼客振林莽鐵鳳橫

空飛綵繪次公鐵鳳庭中長竿也杜詩云鐵鳳森翱翔忽驚堂宇變雄深坐覺

風雷生聲效羨師遊戲浮漚間笑我榮枯彈指內

嘗茶看畫亦不惡問法求詩了無礙千里孤帆又

獨來五年一夢誰相對次公五年一夢言在黃州五年也何當來世結

香火永與名山供井磴

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屬金山

山故作此詩與金山元長老蒜山在潤州

魏王大瓠無人識種成何翅實五石不辭破作兩

大尊只憂水淺江湖窄續東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濩落無所容非不喙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剖之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尊而浮乎江湖而憂其濩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我材濩落無所用虛名驚世終何益

東方先生好自譽子仁前漢東方朔傳武帝初即位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帝偉之又帝謂朔曰使自責反伯夷子路并為一援東方朔言帝誠得賢士公卿在位若杜

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續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

莫年欲學柳下惠次公學柳下惠則以其不辭小官也又為士師三黜也嗜好酸

鹹不相入子仁退之詩嗜好與俗殊酸鹹金山也是不羈人早歲聞名

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旁人笑倒山謂實。問我  
此生何所歸。笑指浮休百年宅。文公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唐張鷟自號浮休  
子蒜山幸有閒田地。招此無家一房客。

贈常州報恩長老二首

碧玉椀盛紅馬腦。井花水養石菖蒲。也知法供無  
窮盡。試問禪師得飽無。

薦福老懷真巧便。淨慈兩木更尖新。憑師為作鐵  
門限。厚法書要錄載唐智永師工筆札求者日造其門如市所居戶限為之穿穴乃作鐵門限準備人間請  
話人。

參寥上人初得智果院會者十六人分韻

賦詩軾得心字。堯卿用圓覺經以大緣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為韻晁曰按圖經城

內寺院智果院在石佛山吳越王錢氏建號石佛寺大中祥符中改賜今額又錢塘門外及孤山皆有智果並錢氏建時

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  
心。三閭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隲。散火楊  
梅林。茶筍盡禪味。師維摩詰言維復飲食而以禪悅為味松杉真法音。雲  
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  
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  
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

送小本禪師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師陶淵明歸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出處會有役。澹然都  
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

即歸休師寧便安逸王城滿豪傑議論紛黑白聖

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次公梁武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又問對朕者誰師曰不識

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如浮雲厚維摩經是身如浮雲須臾變

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接陶淵明雲無心而出岫既雨歸亦得

林泉有舊約何年挂餅錫

留別蹇道士拱辰

黑月在濁水次公黑月出楞嚴經明還曰輪暗還黑月又莊子觀濁水而迷於清源何曾不清明

一田滿荆棘黎棗無從生續真誥載王夫人與許長史書交黎火棗此乃飛騰之藥二樹欲生

何時反吾真厚說苑木偶人謂土偶人曰子先土也天

歲月今崢嶸次公鮑照鶴賦歲呼嶸而催莫屢接方

外士早知俗緣輕庚桑記雞鵠未肯化南榮援莊子庚桑楚

謂南榮楚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胡不往見老聃也晚識此道師似有宿世情笑

指北山雲訶我不歸耕仙人漢陰馬微服方地行

厚陰馬言陰長生與馬明生也陰長生新野人後漢陰皇后之屬藉少居富貴不好榮利知馬明生得度世之術乃執御者之禮事之十餘年不懈

明主曰子真得道矣乃授以丹經教之合丹二仙既合丹成不樂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事出神仙傳故言地行也咫尺不往

見煩子通姓名願持空手去獨控橫江鯨

贈月長老

天形倚一笠續虞洪窮天論曰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地水轉兩輪厚晉天文志渾

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日月星行半覆地上半繞地中如車轂之運也五霸之所運援莊子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

爭盡毫端栖一塵次公韓詩下視寓九州一塵集毫端功名半幅紙兒女浪

苦辛子有折足鐺中容五合陳次公陳字蓋前漢大倉之粟陳陳也十年

此中過却是英特人延我地爐坐語軟意甚真厚

六言詩  
摩經言去富梵行所  
言誠諦宜以軟語

白灰如積雪中，有紅麒麟。勿觸紅麒麟，作灰維那嗔。拱手但默坐，牆壁徒諄諄。今宵恨客多，汙子白氎巾。厚南史高昌國多州外有州實如氎中絲如細瀘名為白氎國人取織以為布後夜當獨來，不煩主與賓。蒲團坐紙帳，自要觀我身。

### 送芝上人遊廬山

二年閱三州，我老不自惜。次公先生以元祐六年離杭召為翰林承旨是年又出守穎州七年團團如磨牛，步步踏陳迹。豈知世外人，長與魚鳥逸。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比年三見之，常若有所適。逝將走廬阜，計闊道逾密。吾生如寄耳。次公魏文帝樂府云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又法苑珠林謝安與支遁書云人生如寄耳出處誰能必。江南千萬峰，何處訪子室。

### 贈清涼寺和長老

代北初辭沒馬塵。次公代北河北也先江南來見臥雲人。生言其自定州來也問禪不契前三語。厚宗門統要無著和尚游五臺問一老僧曰此間多少眾老僧曰前三三後三三無著罔測施佛空留丈六身。厚秦宏後漢紀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長丈六尺黃金色頂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林徒夢想雨餘鐘，鼓更清新會須一洗黃茆瘴。厚未用深藏白氎巾。厚

五代史成汭鎮荆門與宰相徐彥若不平銜之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思嶺外有黃茆瘴患者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茆瘴望相公深重彥若應聲答曰南海黃茆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汭曾為僧也汭甚媿之

### 贈蒲澗長老

優鉢曇花豈有花。厚法華經佛告舍利佛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是如來是乃說之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次公佛



言優曇鉢五百年而開花厚傳燈錄風穴迺問師此曲唱誰家昭禪師有盧陂長

其花極香且有花而無實老問曰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迺昭禪已從子美得桃竹此

師曰超然迴出感音外超足徒勞贊底沙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柱杖也嶺南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

不向安期覓棗瓜燕坐林間時有虎高眠粥後不

聞雅勝遊自古兼支許厚晉書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

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為采松肪寄一車厚本州松肪久服

脂一名松肪輕身不老一名松

### 寄鄧道士 并序

羅浮山有野人相傳葛稚川之隸也鄧道士守安  
山中有道者也嘗於菴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紹  
聖二年正月二日予偶讀韋蘇州寄金椒山中道

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荆薪歸

來煮白石高抱朴子內篇云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遙持一

尊酒遠慰風雨夕石子中以水合煮之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乃以

酒一壺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一杯羅浮春次公羅浮春先生所自造酒名也遠餉采薇客厚

選嵇叔夜養生論采薇山阿散髮巖岫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幽人不可

見清嘯聞月夕援晉書劉琨為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聊戲菴中人空飛

本無迹子仁柳子厚詩飛鳥無遺迹

### 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八首 并序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使其徒卓契順來惠州問予  
安否且寄擬寒山十頌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

可之寒。吾甚嘉之。為和八首。周吳郡圖經續記云定慧禪院本萬歲子院在長洲縣東祥符

中改今額彭傳燈錄云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

有寒暗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有頌三百餘首。傳布人間。

左角看破楚。南柯聞長滕。次公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蠻氏右角曰觸氏爭地而戰高祖破

項羽又淳于棼夢入槐安國為南柯太守既覺乃一大槐樹南向之枝也左傳滕侯薛侯來魯高爭長卒長滕侯也

燕穴紙出癡蠅。厚傳燈錄神鎖禪師見蜂子投紙窗求出師曰世

蠅曰百年鑽故紙未見出頭時韓詩癡如遇寒蠅 為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崎嶇

真可笑。子仁李白書云白崎嶇歷落可笑人也 我是小乘僧。厚傳燈錄圭峰云悟

者是小乘禪 鐵橋本無柱。石樓豈有門。次公羅浮山有鐵橋石樓故云本

南樓之下相傳石樓有門可往故云豈有門也 舞空五色

羽。厚先生在儋州有五色雀詩云粲粲五色羽 吠雲千歲根。續千歲根言狗杞也狗杞

天詩云不知靈藥根成狗怪得時聞吠夜聲 松花釀仙酒。厚原化記有老人雪中訪崔豈

乃取一丸藥投之味頓別 木客餽山飧。次公木客廣南有之居木中野人之類也

我醉君且去。陶云吾亦云。援南史陶潛有酒輒設若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君且去

羅浮高萬仞。不看扶桑卑。次公扶桑日出所也劉夢得有詩

而夜見日此可異也 默坐朱明洞。厚茅君內傳羅浮山之洞周回五百里名

之後云是蓬萊第七洞也元龍白鶴 玉池自生肥。厚黃庭外景經丹

故居圖云朱明洞在麻姑峰之北也 記吾誰。從來性坦率。醉語漏天機。相逢莫相問。我不

幽人白骨觀。次公楞嚴經優婆尼沙陀悟白骨微塵歸於空虛謂之白骨觀也 大士甘露滅。厚

摩經始在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 根塵各清淨。厚楞嚴經若復一切世間根塵

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 境兩奇絕。真源未純熟。習氣餘陋劣。譬如已放鷹。

文蔚堂

中夜時掣

世鷓鴣賦云蒼鷹鷓鴣而受世也

誰言窮巷士乃竊造化權所見皆我有安居受其

全戲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儒墨豈相殺予初本

無言

閒居蓄百毒

次公百毒百藥也藥謂之毒出周禮聚毒藥以供醫事也

救彼跛與盲依山

作陶穴

次公陶穴以博切穴也詩云陶復陶穴

掩此暴骨橫

任左傳三軍暴骨

區區效

一溉

厚慈康叔夜養生論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也

豈能濟含生力

惡不已出

厚禮記大道之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時哉汝非爭

次公尚書時哉不可

失

少壯欲及物老閒餘此心微生山海間坐受瘴霧

侵可憐鄧道士攝衣問呻吟覆舟弔私渡斷橋費

千金

次公鄧道士名守安嘗造橋見最後兩橋詩序

淨名毗邪中

維摩經毗邪離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僧肇注云維摩詰秦言淨名也

妙喜恆沙外

厚維摩經佛言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滅而來此生

初無往來相二土同一在

次公土字當從佛國言國土之土音徒故切

云何定慧師尚欠行脚債請判維

摩憑一到東坡界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鬚髮問其年生於

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敕賜老江東

編唐賀知章謝事歸越州敕賜鏡湖一曲

未似西歸玉局翁

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

次公列子周穆王遊化人之居而左

右曰王默存爾

每逢佳境攜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

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

自注予與劉器之同發虔州江水忽清漲丈餘貢石二百里無

一見者至永和器之解舟  
先去子獨游清都作此詩

### 贈詩僧道通

雄豪而妙苦而腴

子仁劉禹錫答柳子厚書云新文吟而繹之  
顧其詞甚約而味逾然以長端而曼苦而腴

有琴聰與蜜殊

自注錢塘僧思聰總角善琴後舍琴而學詩復奔  
詩而學道其詩似皎然而加雄放安州僧仲殊詩

敏捷立成而工妙絕  
人殊辟穀常噉蜜

語帶煙霞從古少

自注李太白云他人之文  
如山無煙霞春無艸木

氣含籀筍到公無

自注謂無  
酸餽氣也

香林乍喜聞蒼藟

續維摩  
經云如

人入蒼藟林艱  
蒼藟不聞餘香

古井惟慙斷轆轤為報韓公莫輕許從

今島可是詩奴

次公島賈島也初為浮圖名無本可則可明也韓  
贈無本詩而稱之故言莫輕許詩奴則杜牧作李

賀詩集序所謂  
奴僕命駭之意

###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過淮入洛地多塵舉扇西風欲污人

續導惡庚亮專權  
舉扇障西風曰元

規塵  
汚人但怪雲山不改色豈知江月解分身

次公此先生自  
言其過淮入洛

也佛書云月落千江又傳燈錄僧問龍光和尚賓頭盧  
一身何為赴四天供師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

安心有道年

顏少遇物無情句法新送我長蘆舟一葉笑看雪

浪滿衣巾

### 荅徑山長老

堯祖按徑山長老無畏大士維琳湖之武  
康人也其常州與東坡問疾詩云扁舟駕

蘭陵自援舊風日君家有天人雄維摩摩詰我口  
吞文殊千里來問疾若以默相酬露柱皆笑出

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

次公晉書鳩摩  
羅什從師授經

日誦千偈飛卿按年譜先生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卒於常州乃建  
中靖國元年辛巳實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今云三萬日舉成數耳

電往

那容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

續老子吾有大患為吾  
有身若無吾身吾有何

平生笑羅什神呪真浪出

次公羅什未終之日覺四大不  
愈乃日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

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此詩蓋  
先生示疾時琳老以偈與之而和琳老者也故用羅什將終時事

贈曇秀

白雲出山初無心棲鳥何必戀舊林道人偶愛山  
 水故縱步不知湖嶺深空巖已禮百千相曹溪更  
 欲瞻遺像要知水味孰冷暖續佛書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始信夢時  
 非幻妄袖中忽出貝葉書中有僻月綴星珠續佛經出自西  
天以貝葉書之流入中國任漢志云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人間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  
 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隄冉冉橫秋水誦師  
 佳句說南屏瘴雲應逐秋風靡胡為只作十日歡  
 杖策復尋歸路難荻芽筍蕨不及遇悵望荔子何  
 時丹

過揚州壽寧文覺顯公房

闌斑碎玉養菖蒲一勺清泉滿石盂淨几明窗書  
 小楷便同爾雅注續退之詩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蟲魚  
 送佛面拄杖與羅浮長老  
 十方三界世尊面都在東坡掌握中送與羅浮德  
 長老攜歸萬竅總號風

贈虔州慈雲寺鑒老

居士無塵堪洗沐道人有句借宣揚窗間但見蠅  
 鑽紙門外唯聞佛放光徧界難藏真薄相一絲不  
 挂且逢場却須重說員通偈千眼熏籠是法王

碣石菴戲贈湛菴主

保康橋上夜觀燈碣石巖前夏飲冰莫把山林笑

自注湛相國寺僧也

朝市老夫手裏有烏藤

贈東林總長老

堯卿江州廬山亦謂之匡廬昔有匡先生者結廬於此故因以得名山在州之南三十里東林又在山之南五里許小嶺可到兩寺相鄰

晉道永道遠所居規制廣袤若一大縣水石深怪古蹟無窮東林三門內有小渠名曰虎溪西林即永法師所居規制稍不及東林東林舊為房居其後朝旨改為禪寺命僧常總者住持總生南劍州尤溪施氏母夢男子頽然如金握白芙蓉三柄以授之但一柄得全餘委於地覺而娠後誕三子伯仲皆不育總其幼也元豐三年詔革江州東林律居為禪席觀文殿學士王公詔出守南昌欲延寶覺禪師寶舉總自代總知之宵遁去王公檄諸郡必得之竟獲於新塗深山窮谷中遂應命其徒又相語曰遠公嘗有識記云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居道場今符其語矣事見僧寶傳

溪聲便是廣長舌

厚傳燈錄袁州南源道明禪師有一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即向汝道

山色豈非清淨身

次公佛言三身曰法身者清淨無相

子仁法華經云世尊見大神力出廣長舌清淨法身之身也曰化身者受生示現之身也曰報身者功德莊嚴之身也

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

何舉似人

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

任熙寧五年壬子先生在杭州

作憲杭州圖經云孤山去錢塘治四里湖中獨立一峰

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

數林深無人鳥自呼

任太白詩清風動窗竹越鳥起相呼又杜詩水宿鳥相呼

臘日不歸

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

山前路盤紆

祖謙圖經云寶雲寺乾德二年吳越王錢氏建寺有寶雲菴山

孤山孤絕誰肯

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石屋深自暖擁褐坐睡

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

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

次公柳子厚鶻說有鷲曰鶻穴於長安薦福浮圖也

茲遊澹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

續莊子齊物篇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俄而覺則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

獸在藪魚在湖次公莊子草食之獸不疾易數又曰魚相忘於江湖也一入池檻歸期

無誤隨弓旌落塵土續左傳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招大夫以旌坐使鞭篥環

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時屢獲私鹽皆坐同保徙其家百日愁歎一日

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子仁揚子紆朱懷金之樂人

生何者非蘧廬次公莊子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故山鶴怨秋

猿孤續北山移文蕙帳空今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何時自駕鹿車去任劉伶常乘鹿車次

公專使范丹推鹿車載妻子以遭黨錮故也掃除白髮煩菖蒲蘇抱朴子內篇云韓終服菖蒲十二年身

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麻鞵短後隨臘夫厚杜詩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又莊子

短後之衣子仁杜詩麻鞵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射弋狐兔供朝晡續堂邑父自匈奴亡歸窮則射禽獸以食陶

潛自作五柳傳續陶潛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嘗自著五柳先生傳潘閔畫入三峰

圖續潘閔詩高愛三峰插太虛回頭仰望倒騎驢旁大笑從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畫為圖吾年凜凜今

幾餘知非不去慙衛蘧援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上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

歲荒無術歸亡逋續馬援以書誠子謂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

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疎狂逐魚

釣刺史寬大容歌呼續曹參為丞相吏曰飲歌呼參聞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君恩飽

煖及爾孥子翬王黃州謝上表云全家飽煖盡荷君恩才者不閒拙者娛穿巖

渡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古精廬

出游無伴籃輿孤厚王弘要陶潛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至

州六百六十作詩雖未遠藩閩破悶豈不賢樗蒲君才敏贍

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竭來湖上得佳句從此

不看營丘圖次公李成營丘人以畫山水得名自號李營丘鍾水經

也云知君篋積富有餘莫惜錦繡償管籥窮多鬪險

誰先逋賭取名畫不用摹

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勤師院二首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

相過荒卿錢塘湖上有南屏寺東閣郎君嬾重尋續唐李商隱師令狐楚嘗呼楚子絢為郎君大中中

絢為學士重陽日商隱上謁不見因以詩紀于屏風云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朶嚼黃金扁舟又截平

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厚桑門支道字道林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支遁許詢輩游處

湖上青山翠作堆蔥蔥鬱鬱氣佳哉續後漢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望見

笙歌叢裏抽身出雲水光中洗眼來春陵郭歎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

白足赤髭迎我笑援劉禹錫云在席視者多苟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白足赤髭皆高僧也

拒霜黃菊為誰開明年桑苧煎

茶處憶著衰翁首重迴皎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桑苧翁子來年九日去此久矣

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

但向起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

休要會無窮火嘗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

燈留

曹溪夜觀傳燈錄燈花落一僧字上口占

山堂夜岑寂燈下看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箇



僧

贈龍光長老

舊傳先生詩本題云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為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為他時語錄中第一問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

溪水

天公此詩因竹以寓禪也時尚在韶州用曹溪水為空矣

漲起西江十八灘

天公處州西江有十

八灘

重過安樂山

書  
真人已不死外慕隨空虛猶餘好名意滿樹寫天

靈上訪道人相遇

花光紅滿闌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

澗

送澹公二首

燕本冰雪骨越澹蓮花風五言雙寶刀聯響高飛  
鴻翰苑錢舍人詩韻鏗雷公識本不識澹仰咏嗟  
無窮清韻生物表朗玉傾壺中常於冷竹坐相語  
道意冲崧洛興不薄稽江事難同明日若不來我  
作黃石翁何以兀其心為君學虛空

坐重青州公意合滄海濱渺渺獨見水悠悠不聞  
人鏡浪洗手深剡花入心春雖然防外觸眼前遶  
衣新行當譯文字慰此吟殷勤

白鶴吟留鍾山覺海

三五卅六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  
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  
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  
吾何駛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  
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焉吾方  
舍陰而坐露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推倒垣牆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  
千里巧歷如今也被漫

和黃龍清老三首

萬山不隔中秋月一鴈能傳寄遠書深密伽陀枯

戰筆真誠相見問何如

風前橄欖星宿落月下桄榔羽扇開靜默堂中有  
相憶清江或遣化人來

騎驢覓驢真可笑以馬喻馬亦成癡一天月色爲  
誰好二老風流各自知

蜀僧明操思歸龍丘子書辭

更厭勞生能幾日莫將歸思擾衰年片雲會得無  
心否南北東西只一天

贈僧

道人自嫌三世將棄家十年今始壯玉骨猶含富  
貴餘漆瞳已照人天上去年相見古長干衆中矯

三子平五  
矯如翔鸞今年過我江西寺病瘦已作霜松寒朱  
顏不辨供歲月風中蒿火湯中雪好問君家黃面  
翁乞得摩尼照生滅莫學王郎與支遁臂鷹走馬  
憐神駿還君畫圖君自收不如木人騎土牛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子昔少年日氣蓋里閭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  
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莫年老驥悲  
伏櫪妻孥真敝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座衣冠  
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願老靈山宅世事子如何禪  
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  
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趨舍志匪石當爲獅子

吼佛法無南北

和郭功父韻送芝道人游隱靜

觀音妙智力應感隨緣度芝師訪東坡寧辭萬里  
步道義偶相契十年同去住行窮半世間又欲浮  
杯渡我願焚囊盜不作陳俗具會取却歸時只是  
而今路

贈江州景德長老

白足高僧解達觀安排春事滿幽闌不須天女來  
相試總把空花眼裏看

追和沈遼項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

材莞爾無心雲胡爲出岫來一堂安寂滅卒歲局  
蒼苔

辨才老師退居龍井不復出入軾往見之  
常出至風篁嶺左右驚曰遠公復過虎溪  
矣辨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  
來往亦風流因作亭嶺上名之曰過溪亦  
曰二老謹次辨才韻賦詩一首

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  
秋去住兩無礙人天曾挽留去如龍出山雷雨卷  
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鼈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  
名實浮我比陶令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還過溪溪

水當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  
寧有離別憂

辨道歌

北方正氣名祛邪東郊西應歸中華離南爲室坎  
爲家先凝白雪生黃芽黃河流駕紫河車水精池  
產紅蓮花赤龍騰霄驚盤蛇姹女含笑嬰兒呀十  
二樓瞰靈泉霍華池玉液陰交加子馳午前無停  
差三田聚寶真生涯龜精鳳髓填豁訶天地駭有  
鬼神嗟一丹休別內外砂長脩久餌須升遐腸中  
澄結無餘粗俗骨變換顏如葩哀哉世人爭齒牙  
指僞爲真正爲哇輕肥甘美形驕奢譎詭詐妄言

矜誇游魚在網兔在罟一氣頓盡猶嘔啞餘生所  
託誠棲槎九原枯髀如亂麻胡不割衆如鎔鄣空  
與利名交撐挐胡不讓霜如文駟可惜貪愛相湯  
洿真心道意非不嘉餐金聞活非虛譁何須橫議  
相疵瘕衆口並發鳴羣雅安知聚散同魚鰕自纏  
如繭居如蝸日懷嗔喜甘籠笈其去死地猶獵狝  
吾恨爾見有所遮海波或至驚井鼃烏輪即晚蟾  
影斜吾時俱覩超雲霞

陳守道

一氣混淪生復生有形有心即有情共見利欲飲  
食事各有爪牙頭角爭爭時怒發霹靂火險處直

在嵌巖坑人僞相加有餘怨天真喪盡無純誠徒  
自取先用極力誰知所得皆空名少微處處松柏  
寒蓬萊真人冰玉清山是心兮海爲腹陽爲神兮  
陰爲精渴飲靈泉水飢食玉樹枝白虎化坎青龍  
離鎖禁姹女關嬰兒樓臺十二紅玻瓈金公木母  
相東西純鉛真汞星光輝烏升兔降無年期停顏  
却老只如比哀哉世人迷不迷

蘇東坡詩集注卷第十九

